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9

微 尼 斯 商 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曹譯莎士比亞全集

9

微 尼 斯 商 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文 化 合 作 公 司 總 發 行



莎 士 比 亞 全 集

譯者
版權
所有
人

曹 未 風

總 發 行

文 化 合 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靜安寺路八六四弄四〇一號
郵箱五六九 電報掛號九二五三

一 九 四 六 年 六 月 全 集 普 及 本 二 千 冊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微尼斯商人

登場人物

微尼斯大公。

摩洛哥皇太子

鮑蒂霞的求婚人，

阿拉貢皇太子

安東尼歐 微尼斯商人。

巴贊尼歐 他的好友。

蘇蘭尼歐

沙拉林諾 } 安東尼歐與巴贊尼歐的朋友。

葛雷西阿諾

洛林梭 鍾情於傑茜加。

賽洛克 猶太人。

杜巴爾 又一猶太人。

朗西洛特 狗寶小丑，賽洛克僕的人，

老狗寶 朗西洛特狗寶的父親。

薩勒利歐 從微尼斯來的送信人。

利歐拿多 巴贊尼歐的僕人。

拔爾沙差

鮑蒂霞的僕人。

司台芳諾

鮑蒂霞 一位富有資產的小姐。

傑茜加 賽洛克的女兒。

微尼斯的貴族們，法庭上的官吏們，獄卒，僕人，以及其它的侍候者。
佈景——一部在微尼斯，一部在拜爾芒，鮑蒂霞的住宅裏。

第一齣

第一景 微尼斯 大街上

〔安東尼歐，蘇蘭尼歐，沙拉林諾上〕

安 真的，我不知道我爲何這般煩惱：

但是我却煩惱，你看，它真使我苦悶；

但是我怎樣遭罹的這個症候，我怎樣把它得來的。

怎樣碰到它的，它是什麼材料做成的，出生在哪裏，我却全不知道；

這樣一種昏昏沉沉的煩惱真要使我

再下許多苦功夫來認識我自己。

沙 你的心此時正顛盪在大洋的中心；

你的商船在那裏撐滿了威風凜凜的蓬帆，——

像是波濤上的貴冑與富戶一般，

它們本來就是的，海上的精英，——

正在超越過那些向它們致敬的，

小心翼翼的小小的貿易船，在它們的

身邊飛也似的駛過，鼓着交織的巨翼。

蘇 相信我，先生，倘若你不嫌我冒昧，我敢說

我最大的擔心，乃是與我的希望

一同在海外。我永遠都會，

拔下一莖青草，看看天風的方向；

我永遠在地圖上尋找哪裏是港口，埠頭，與航線；

無論什麼，凡是能在我的思索中引使我

恐懼有不幸的，都無疑的

會使我焦憂。

沙

我的風啊，你固然也能吹涼我的肉醬，

可是當我想起了海上的大風能闖下

什麼樣的災禍，我可就立刻要發一陣寒瘧了。

我每次看見沙漏在頻頻的下流，我就想起

海上的淺灘與沙地，我就好像看見了

我飽裝財貨的安得魯大舟，擱淺在沙灘上，

她的高桅比船身還要低，

親吻她自己的墓地。倘若我去到教堂

看見了那巨石建築的聖地，

我怎能不立刻就想起來危險的礁石？

祇要它輕輕的碰了我那嬌嫩的船肋骨，就會把她的香料都撒遍在海面，

令狂吼的海水都被我的絲綢裹起。

總而言之，它雖然現在還能值如許的金銀，它那時還能有了嗎？如果我有

這種念頭，我怎能沒有那種念頭，

倘使那個不幸真的來了，我可不煩惱嗎？

但是你不必回答我；我知道安東尼歐

是擔心他的財貨才悶悶不樂。

安

相信我，不是的：我很感謝我的好運，

我的事業並不全靠着一根柱子的支持，

也不全靠着一個地方；並且我整個的家產

也不全依賴今年的幸運抑災殃：

所以我的財貨並不能使我煩惱。

那麼，你是爲了愛情？

蘇 安

胡說，胡說！

也不是愛情？那麼請讓我們說你的悒鬱

是由於你不歡喜；那麼倘若你大笑，大樂，

我們說你的歡喜是由於你不悵鬱，

豈不也一般容易，現在兩頭神占諾斯在上

我說這老天如今真造出不少奇怪的人來：

有一部份人永遠眯眯着兩眼往外看，

看見了吹笛子的就大笑個不停，活似一隻鸚鵡，

而另一些，却有一付酸溜溜面孔，

雖然奈斯脫都起誓說這笑話真可笑

他們都不肯露一粒子齒裝出笑的模樣。

喂，你最高貴的朋友，巴贊尼歐來了，

還有葛雷西阿諾與洛林梭。再見吧；

我們走了，把你交給更好的伴侶。

沙 我真不想走，如果不是一些更高貴的朋友來了，

我要一直等到你快活的時候再走。

安 在我的心中你的身份佔着崇高的地位，

我想現在却是你的工作在催促你，

你祇是抓住這個機會離開罷了。

〔巴贊尼歐，洛林梭，葛雷西阿諾同上。〕

沙 晨安啊，諸位。

巴 諸位先主、我們什麼時候開開心？你說，什麼時候？

你變得非常孤單了，必得如此嗎？

沙 我們有暇一定再來侍候你。

〔沙拉林諾與蘇蘭尼歐同下〕

洛 我的巴贊尼歐大人，你既已經見到安果尼歐，我們二人就要走了；但是我請你牢記在心，我們午飯時在哪裏相會。

巴 我決不失約。

葛 看起來你的神色很不愉快，安東尼歐先生；

你對這世界上的事太嚴肅了。

凡是用過分謹慎得來的很容易會失了它。

相信我，你真是大變了。

安 我祇從它的外表去瞭解這個世界，葛雷西阿諾，——！

它像是一座舞台，其中每人都得扮演一個脚色，

而我的却是個悲角。

葛 那麼讓我作傻子：

令暮年的縐紋隨我的歡樂俱來吧；

我寧願使我的肝火為旨酒而高漲。

亦不令我的心為惱人的呻吟而凝冷啊。

一個人的血液那般溫暖，他却為何

要似他的石膏雕型的老祖一般死靜靜的坐着呢？

在醒的時候昏睡？爲了性情暴躁

便故意去害肝火病麼？我告訴你，安多尼歐，——

我愛你，向你說話的乃是我的愛心，——

有一種人，他們的面容總是冷冷的

蒙蓋着一付神氣像是一潭死水，

故意的裝出來一種有控制的鎮靜

他打算令人一看便覺得他有

智慧，身分，與深刻的思想；

就好像是說，我是先知大老爺

我開口說話的時候，狗也不許咬！

啊，我的安多尼歐，我都明白這些，

所以祇有有名望的人們才因爲

沉默無言而成爲大聖賢；我確實知道

如果他們真個說了話，那麼聽他們的那些隻耳朵

都要萬劫不復的把他們的弟兄稱作渾人。

在將來我還要多告訴你些這一類的事：

但是你且不要用這憂鬱的釣餌

來釣這位傻瓜的小白魚，這個意見。——

來，善良的洛林梭。——暫時再會吧；

在午飯後我的忠言即將終止。

洛 好吧，我們且離開一會，等到午飯的時候

我一定是這些閉口無言的聖人之一

因為葛雷西阿諾從來不令我開口。

葛 好啊，祇要再同我在一起兩年，

你都要不認識你自己的聲音了。

安 再會：爲了你，我真要變成一個多嘴多舌的人了。

葛 多謝，多謝，實在的：因為沉默祇適於

一條風乾的牛舌同沒人要的閨女。

〔葛雷西阿諾與洛林梭同下〕

安 這次有些事情麼？

巴 葛雷西阿諾他說的空虛實在廣遠，全微尼斯的人們都不及他。他說的道理實在像是

兩顆穀粒藏在兩桶麥皮裏：你得找一整天才能找到它們；可是你找到了之後，却發

現它們原是不值得找的。

安 好啊，現在我告訴你，是哪一位貴婦人

令你私自裏發誓要去朝拜，
而你答應今天告訴我的？

巴

這件事你並不是不知道，安多尼歐，
爲了粉飾我自己的儀表更爲華貴，

我把財產耗去了多少，

而這些都非我薄弱的實力所能支持；

你也知道我現在是呻吟着希求

把這種奢靡生活低減，但是我的最大的憂慮

乃是要全然脫身於我的大批債務。

我的過去，過於奢侈了，它使我

無法脫身。安多尼歐，對你

我最感激，金錢與愛心方面都是如此；

因你的愛我，我才得了一個保障

減輕我的計劃與用心負擔

如何來清償我所虧欠的這些債務。

安

我請你，好巴贊尼歐，令我知道，
倘若它是在，如你本人一樣的在，

光榮的光裏，那麼你儘放心

我的錢囊，我的個人，與我最大的能力
都做着聽你需用。

巴

在我做學生時，當我迷失了一支羽箭，
我就另射一支同樣的，向同一的方向，
描準更爲審慎，以期找出那第一支的所在；
我同時冒險兩件事，常時也就能獲得
兩件收穫：我力陳這件童年的證明，
乃是因爲它的原動力是無邪的天真。

我欠你許多債，而且似一個荒唐的年輕人，
把你借給我的全都耗儘了；但是如果你願意
便請再射一支天翎向那同一的方向
與你射那第一支一樣，我必然謹慎的
注意那終點，我如不把兩隻全都爲你尋獲，
也至少把那第二支爲你覓還。

然後感激無盡的爲那第一次債款的債戶。

安

你很知道我，所以你祇是浪費時間
在我愛心的四周纏繞着閑言；

你現在懷疑我不肯盡力幫助你，

這比我把我的全部資財都浪費盡了還對不起我。

所以你祇需向我說我應該做什麼，

在你的意念中，你認為我可做什麼，

我就必定一一的去作；所以，你說。

巴 在拜爾芒，有一位小姐擁有豐富的產業，

她有非常的美麗，而且她的美德，

更要超出她的美麗；有時節，她那明眸裏

我的確瞥見了甜蜜無言的消息：

她的名字叫鮑蒂霞；沒有一個地方

趕不上加多的女兒，那布魯特斯的鮑蒂霞的。

那廣深的大世界無處不知她的可貴；

因為那四面八方的天風都自各地海岸吹來

顯貴的求婚人，她的皎如金陽的長髮

低垂在她的玉額上如同純金的羊毛；

使她在拜爾芒的寶座成了高爾高斯的鬚毛

有許多位傑森遠來乞討。

啊，我的安多尼歐。祇要我有財力，

能匹敵上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

我的心似有一預感，告訴我這個沒有問題的，我定然幸運。

安 你知道我的資財此時都在海上，

我此時既沒有現金，亦沒有貨物

可以換得一大筆金錢；所以去吧；

去試試在這微尼斯城中我的信用有何用處；

一切都可犧牲，至其極亦所不惜。

我定然供給你去拜爾芒，去見美麗的鮑蒂霞。

去吧，立刻去探問，我也去，一樣的盡力，

哪裏有銀錢，我就毫不遲疑的要去借，

不管它是憑我的情面還是憑我的保證。

〔同下〕

第二景 拜爾芒，鮑蒂霞家中之一室

〔鮑蒂霞及納麗莎同上〕

鮑 說真的，納麗莎我這小身軀已經厭倦這大世界了。

納 好小姐，假設你的憂慮與你的家財一樣豐足，你當然是了；但是據我所見，你的煩惱乃是由於過量所致。一如挨餓的由於一無所有一樣，所以中庸的快樂也就未見得

是可鄙的了：過分的富裕不久會生白髮的，祇要有吃有穿生命却似乎更長久些。

鮑 這話不錯，你說得也得體。

納 並且如果謹慎的遵行，它們也許更會好些。

鮑 不過假使實行與知道如何實行一般容易，則小廟早變成大佛堂，窮人的破草房，也早變成皇族的宮殿了。能聽從自己的教條的，就是個好牧師：我能容易的告訴二十個人有什麼事好作，我却不能做這二十個人中之一，來遵從我自己的主意，腦子很可以爲性情立下法律，但是熱刺刺的感情却一下子便跳過那冷冰冰的法則了；青年，瘋狂的熱情真是一頭兔子，它總是跳出那癩腳的格言的捕網，但是這理智實在並不能替我挑選一位丈夫，——啊，天哪，挑選！我既不能挑選我所喜歡的，又不能拒絕我所不喜歡的；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女兒的意志竟被一位死了父親的遺囑拘束住了。——納麗莎啊，我一個也不能選，一個也不能拒絕。這不是很使人爲難的嗎？

納 你的父親是有德的；往古的聖人們當他們死時總是有些好主意；所以他想出來的這抽籤的辦法，用這金的，銀的，鉛的三個匣子——誰能猜得了他的意思就算取得了你，——我看却正是要無疑的除了你所看中的那人兒外，誰也不能娶你，但是你對於這些位已經到來的堂皇的求婚者的愛情的熱度又是如何的呢？

鮑 我請你，一個一個的唱名吧；你唱到哪個的名字，我就把他形容一番；然後你再根據我的形容來衡量我的愛情。